

坐拥书城

为一方水土留存鲜活印记

——王云洲散文集《背山》读后

□张辉

墨香沁人心，文韵润故土。王云洲先生散文集《背山》，继序跋集《前言后语》之后问世。23篇文章徐徐铺展成一部叙事抒情的乡土长卷，其中《背山》一文被用作集子书名。

打开这本书，读者如同身临黄河浸润、群山环抱的上洼秘境，既能触摸到“不避尘俗、不饰虚华”的乡土本真，更能深切体悟当代文人直面现实的创作态度。身为垣曲县原安窝乡上洼村人，王云洲的文字始终锚定故土，写的全是上洼村及相邻河堤、五福涧村的人和事，既是垣曲南山乡情的生动记录，又藏着一份“心有所安”的创作初心。他载着故土的山水肌理、乡野烟火与岁月沧桑，溯游于记忆长河，在书写里安顿自我，也为一方水土留存鲜活印记。这部集子不但赓续了中国乡土文学“关注现实、关怀民生”的精神脉络，更以“拒绝吹捧、敢说真话”的个体视角，为小众村落纪实书写提供了兼具思想厚度与生命质感的典范，尽显“以文存真、以笔守道”的时代风骨。

地理为基：绘乡村肌理，立本真之骨

对于作家而言，故乡往往是创作的“根据地”。鲁迅的鲁镇、柳青的皇甫村、陈忠实的白鹿原，皆为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。于王云洲先生而言，故乡上洼村及相邻的河堤、村落，便是承载其乡土本真书写的精神沃土。他对这片土地的描摹，始终坚守“写实”本心，既不神化山水，也不回避缺憾，以精准笔触勾勒地理本貌，让乡土的“真”成为时代风骨的根基。

这片“东依黄河、北靠群山”的村落集群，承载着童年足迹、少年的挣扎与成年的牵挂，是他生命中最深刻的地理印记。《背山》收录的23篇散文，如同一张张精准的文学地图，不掺虚饰地标注出乡村的地理肌理与人文印记，让读者在文字中

完成一场触及乡土本真的精神漫游。

在整部集子的空间叙事里，王云洲先生始终以“真”为墨、以笔为犁，细腻勾勒故土的地理本貌与人文肌理。《守水》中，他不回避北方山村的缺水困境，直白刻画上洼村村民因缺水而生的生存常态，以真实细节还原生存本相，正是对乡土本真的生动写照。他以脚下土地为根，以民间烟火为魂的地理书写，更将真实的地域文化与人文风骨熔于一炉。《五福涧》中，他以朴素笔触勾勒村落格局：“五个自然庄，一百多户，迤迤四五里，在黄河北岸一字排列，院落朝东或朝南，都是向阳人家”，既写出依山傍水的栖居智慧，也暗合垣曲南山百姓向阳而生的生活期许。在《井围》中，他直言“家乡是山区，山很多，但不挺拔，也不玲珑，只是圆圆地围了一个圈，让人总也望不出半里地。小时候，听人说山外还是山，可看上去，每一处山脊都是天边。”正是这份敢于袒露复杂心境的坦荡，让地理书写超越了景物描摹，成为承载乡土本真与生命觉醒的精神载体。

人情为脉：记邻里烟火，显本真之魂

如果说三村的地理空间是整部集子的骨架，那么村落里鲜活的生命个体，便是承载乡土本真的灵魂。王云洲先生以“性情人”的赤诚，刻画故土的亲邻故旧，既不刻意抬高，也不回避缺憾，让每一个形象都带着温度与棱角。这份对人性本真的坚守，正是其时代风骨的鲜活注脚。他写亲情，不煽情却见真心；写乡邻，不美化却显本真，用直白的笔触，袒露纯粹的情感，也在人物群像中捕捉人性的微光与暗斑。

在描摹乡邻众生相时，他同样延续了“不脸谱化”的求真原则，于真实描摹中暗含对人性的审视，尽显文人的清醒。《三爷之死》中，他先写三爷“写得一手好字、镇得住泼妇”的体面与威望，又记下

特殊年代里乡邻“低头议论、不敢吱声”的怯懦，更直言“三爷死后三年才平反，只领了一百元”的凉薄现实。文字里既藏着对长者风骨的敬惜，也戳破了乡土社会里“趋利避害”的人情常态。

这种直面真实、不避缺憾的书写勇气，正是王云洲先生时代风骨的核心体现。他以文字为刃，于亲情的温软与乡邻的鲜活中，直面人性的幽微与复杂，既守护着乡土本真的纯粹，也坚守着世道人心的清宁。

时代为纲：录故园变迁，铸本真之躯

优秀的乡土文学，必然是时代的镜像。王云洲先生以“在场者”的清醒与“性情人”的坦荡，捕捉故园变迁中的深刻印记，在记录乡土本真的同时，更以“敢说真话、敢批时弊”的担当，铸就了《背山》的时代风骨。他不盲目歌颂激情，也不刻意放大悲情，更不惧触动某些人的怀旧情结。他坚持书写的初心，并非专门揭露黑暗、控诉苦难，而是要“心有所安”：既想把那个时代那个地方的生活真实地告诉后人，也想为自己的记忆寻一处安放之地，在回溯与记录中厘清生命脉络，回答“我是谁，我从哪里来”之问。这份对真实的坚守与心灵的安顿，正是其时代风骨的核心内涵。

王云洲先生的书写既见时代群像，亦藏个体悲欢，以个人命运为切口，照见故园变迁的宏大脉络，让乡土本真在时代浪潮中更显珍贵。《从后岭到山大》中，他以近乎白描的笔力，剖开自身成长的苦难底色：父亲用柴火棍教他写“引”字，告诉他衣服是“干了干净”，穷山沟的启蒙满是泥土气；后岭小学的窑洞漏土、红酸枣充饥，15人的复式课堂藏着最朴素的求知欲。《方言故事》中，他坦言：“我这样说并不是让大家抵制普通话，而是在普及普通话的同时，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方言，更不应该把方言当糟粕甚至当

垃圾。”这份“敢说真话、敢担责任”的坚守，正是其时代风骨的最佳佐证。

文风为韵：守淡笔初心，凝本真之神

“素处以默，妙机其微。饮之太和，独鹤与飞。”晚唐司空图在《二十四诗品》中对“淡”之境界的诠释，恰如其分地概括了王云洲先生的文风。这份“娴淡”，本质上是乡土本真的自然流露，更在质朴无华的表述里藏着时代风骨的批判锋芒。他不刻意张扬立场，却让情感与思考随文字自然流淌，这种“讷于言而敏于行，坦于文而真于心”的品格，正是他“刺破积弊、守世道清宁”的风骨载体。

王云洲先生的文字，质朴中见真章，平淡中藏深情，于细节处见风骨，更于朴素表达中彰显乡土本真。他不追求“文辞华丽”，却以白描手法还原真实场景。《背山》开篇，他以拟人化笔触写山峦：“沉睡着的后山被吵醒了，原来只有林涛声、流水声和鸟鸣声相伴，现在这一处那一处都有人的说话声，还能听到利斧砍树的声音，大树倒下时断裂的咔嚓声和压到周围树枝的巨响，大地也为之颤抖。山很纳闷，怎么突然间这么多人来砍树，要这么多木头干什么？”

这种文风，源于他“不迎合、不造作”的率性，更源于他对乡土本真的坚守与时代风骨的执着。他以“边缘书写者”自许，不慕虚名、不逐浮华，40年间始终以笔墨为故土文化默默耕耘。他的文字里，没有刻意讨好的表达，只有发自内心的热爱与坚守。

掩卷《背山》，王云洲先生笔下的山水草木与社会百态依旧历历在目，交织成一部立体的乡土画卷。这部“笔蘸桑梓土 文记故园真”的集子，既是个人记忆的沉淀，也是黄河岸边乡村文化的传承，更是“心有所安”创作理念的生动写照。他在真实书写中安顿自我，也让读者在文字里寻得与故土、与时代的精神共鸣。

视野

□张宝晶

且当一回“啄木鸟”

每个成年人，特别是识字之人，日常都离不开字、都要用到字。字，有字意。字写错了，意思就不一样了，让别人看了，可能会产生错觉，甚至闹出笑话。

这两年，我发现杂志、微信上的错别字屡见不鲜。于是，把日常所见所写的错别字一一抄到了本子上，积少成多，有话要说，想当一回“啄木鸟”，就形成了这篇文章，提醒大家留心用字，也愿与读者共同商榷探讨。

待与呆。比如，有人写“我在上海呆了八年”。这里的“呆”字写错了，应写成“待”字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解释：“待”是停留的意思。“呆”，作发呆、呆头呆脑讲。

权力与权利。比如，有人写“我没权利，管不住人家”。这里的“利”字写错了，应写成“力”字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解释：权力，政治上的强制力量，国家权力。权力，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，某某手里的权力太大或太小。权利为公民依法享受的利益。因此，权力和权利是不一样的。权力是对别人的，而权利是为自己的。

工夫与功夫。工夫，一般指时间，如“现在没有工夫，明天再说”。功夫，一般

指本领，如“写小说的功夫不够深”。“工夫在诗外”，窃以为应是“功夫在诗外”。

垣与塬。“垣”，是城墙，成语“残垣断壁”。“塬”，是黄土高原上常见的一种地貌，指高处一块若干平方公里的平地，周围被雨水切割，有沟壑。如闻喜县的北塬，绝对不能写成北垣。另外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讲，“塬”与“原”通用，如陕西的白鹿原、五丈原、神禾原等。

饽与卜。这两个字用错地方，多在饭店门口的牌匾。我家门口大街上就有挂“北相胡卜”牌匾的一家饭店。“饽”字的偏旁是“食”字，显然饽是一种食品，如胡饽，但有人把它写成胡卜，可能是当年简写，后来约定俗成了。卜，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里指占卜（如算命）、预料（如伤亡未卜）、选择（如卜宅），绝对不是指食品。

吗与嘛。“吗”是助词，用在句末表示疑问：“明天他来吗？”“嘛”也是助词，则表示道理显而易见：“有意见就提嘛！”“不能怪他，头一回做嘛！”“嘛”也表示期望、劝阻：“你不要走得那么快嘛！”显然，“嘛”与“吗”，不可互相代替。

儒人与孺人。也常被不少人混为一谈。儒人，在旧时指读书人，老儒多为年长文人自谦之称。儒将，指有文化的将

军。孺人，最早称大夫（官员）的妻子，旧时女子的墓碑上常刻有“孺人”。有些人引用鲁迅的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时，错把“孺”写成“儒”。

及与急。也是一些人常用错地方的字。“急”，指的是想法急、行动急，表情急等。“及”，指的是达到。比如，伸手可及，及第、及早、及时、及格，来得及。

趟与蹚。“趟”指次数，如“我去一趟城里”。“蹚”指从浅水里走过去，蹚水过河，也指蹚道、蹚浑水。比如，这首诗：“爬过的人，知道山有多高。趟过河的人，知道河水有波涛。”“趟”便用错了。

秆与杆。我写了多年的错别字，让老战友给纠正了过来。前些日子看到他写的文稿“干枯的玉米秆还没有放倒”时，我觉得“秆”字写错了，准备改过来。为了慎重，我打开词典去查到底哪个正确。结果发现“秆”与“杆”不同，也与“竿”不同。“秆”指庄稼的茎，玉米秆、高粱秆等。“杆”指器物像棍子的细长部分，如电线杆、枪杆子等。“竿”指钩取所需东西的较长器物，如钓鱼竿、打枣竿，还有口头语“八竿子打不着”等。

不可思议与不可思意。词典里没有不可思意，只有不可思议。

哪与那。“哪”，有不确定性。比如，我考哪所学校？哪年？“哪”字后面基本用问号。“那”，有确定性，有所指。比如：“那小子不好好干。”“那一天我没找到小王。”

年成与年谨。“年成”，指农人一年的收成。比如，今年是个好年成。“年谨”，指荒年，遭了自然灾害，庄稼收成不好或没有收成，使农人收入下降或颗粒无收。

副与幅。不少人在写时颇费脑筋。通过思考，我觉得在数量上区分“副”与“幅”会好一些。用到书法与绘画时，写成一幅画或一幅字。用到对联、扑克时，写成一副对联、一副扑克，因为都是成对、成套的物品。

我曾写过一篇《字里流年》，说自己是个字迷。正因如此，就对字格外关注，格外挑剔，格外讲究。当然，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我偶尔也写错别字，此文所述难免差错，贻笑大方。但我力求少写、不写错别字。是人难免写错字或笔误，即便如此，我还是劝诸君，尽量少写、不写错别字。要求中小學生要“写规范字，说普通话”，更何况成年人呢！

汉字，是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和载体，我们当心怀敬畏、予以尊重！